

# 齐总的小费

郭靖峰

齐家四兄弟定居上海20余年。他们丧父早,母恩高。很久以前,我母亲在一家医院住院治疗,与齐母病房相邻。走过隔壁,偶尔会瞥见四兄弟围住齐母病床恭立;每个兄弟背后站着自己的妻子。齐总排行第四,通常是老大在询问,无人插话。

齐总曾经用冷面滑稽的语式,谈起带他母亲去旋转餐厅的事。

本地医院做菜不放广西人酷爱的酸笋,80多岁的老母口淡,齐总说,去外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盒中物·7 (木板丙烯、绢本设色) 唐可馨

被誉为蓝天上的微笑天使——空嫂吴尔愉,挂在脸上的标志式微笑,总是让人感到真诚而温馨。

20多年前,在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,笔者有幸,亲身感受到这轻声细语的微笑服务。

那年秋天,我从北京返沪,订票时特意提出“糖尿病”餐的要求,但飞机起飞后,在供应点心时,得到的仍是一盒甜点,我有些纳闷。突然,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身边掠过,这不是著名劳动模范吴尔愉吗?我连忙叫住了她,把自己的特殊情况向她做了陈述。她听后微微一笑道,您等一会,就向工作舱走去。大概不到十分钟,她又回到我的座位旁,手里一只托盘上放着四样食品:一杯番茄汁、一只精白粉咸面包、一小碟圣女果、一包咸菜。

她走到我跟前,半蹲着,把衬有白色餐巾布的盘子放在我的小板桌上,带着歉意说,先生,不好意思,这是从头等舱的食品供应中临时凑起来的,不知是否合您胃口,您先用,有要求再跟我们提出。

我听着她轻声细语的话音,看着眼前的笑容和目光中闪动着亲切,心里涌动着感动。连声说,非常感谢!非常感谢!吴尔愉笑着说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

## 七夕会

一步一滑地爬上了百多米的鸣沙山(海拔高度1715米)。站在山上,看着两座沙山之间的一湾酷似初三初四的新月,水面翠绿的水,水边居然还有亭台楼阁。我纳闷:这么高的沙山之间,这么小的月牙泉,怎么会不干呢?

地质学家说,成为月牙泉之前,这湾清水曾是党河的一段古河道,后来,党河“离家出走”了,就留下了孤零零的它。除了党河,促成月牙泉形成的还有一条西水沟。两条水道的冲击,这里地势低洼,地下水经

环城东路解放路口,走路看前头,有时也看脚头,看脚头时,看见了一棵小树苗。小树苗高约五十厘米,秆子细如小指,几片叶子依次围着苗秆,叶色黄绿,也稚嫩。数了数,一共六片。正是这六片叶子,我断定:这是棵桑树的苗儿。当年在老家,见多了桑树,桑树叶卵形,叶梢急尖,叶尾圆形,叶子边缘锯齿样,粗钝,叶子表面无茸毛,背面沿脉有疏毛。

此处是马路边,一排香樟做了行道树。桑树苗的蹲身处,离香樟树树根不到三十厘米。绿化工人为确保香樟树的正常生长,在根部铺设了镂空的水泥预制板,桑树苗落脚在水泥板镂空的缝隙里,估计也是无心插柳



边看边聊

公司名称,始终沿用已故车铺老板的名字,以敬畏天缘,老大定的。四兄弟的头发全都白如霜雪,四个白毛翁撞来撞去,极为鬼怪。曾有女士,由此在谈判桌对面失笑。老大下令,四兄弟都把头发染黑,也让人看不到齐家以往的挣扎。

在本埠经验人士眼里,男人领口露一角丝巾,多半是在奋力摩登。作为集团统管全球营销的齐总,他的长袖衬衫领内就系有丝巾。

每次探母,齐总的车头刚入医院第一道门,保安之间,已用各种设备相告完毕。在厕所的,一拎裤腰就走;捧着雀巢大口

的。在我用餐过程中,吴尔愉又特意走到我的座椅前,蹲下身子笑着柔声问我,对餐食是否满意。临走前又留给我家人般的亲切笑容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纺织系统结构调整,全市60万纺织工人要重新调整落实。在上海航空公司招收空嫂的过程中,31岁的吴尔愉与其他一些纺织女工一起,优中选优,从5万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,成了时代的幸运儿,飞上了蓝天。上机短短几年,吴尔愉就收到4000多封表扬信,10多次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乘务员,创下了零差错、零投诉的纪录。

30年的航空职业生涯,在党的培养下,吴尔愉从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,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,获十几项全国、市、行业劳模、标兵、先进个人,上航成立了以吴尔愉名字命名的乘务组,出版了中国民航第一部,以她名字命名的《吴尔愉服务法》。微笑服务法,成了这部服务法中的首要服务法。

前几年,吴尔愉正式告别蓝天,经常出现在志愿公益活动现场。前不久,有媒体采访她,在翻看她的照相册时发现,虽然其服务的场景已从天空转移到了地上,但挂在这位“服务明星”脸上轻声细语的微笑问候,却始终未变。

年累月缓缓流动,形成了鬼斧神工天然自造的一湾清水。别看泉水面积小,它的每一滴水都是活水呢。

上世纪初,月牙泉水深不可测,底部是细腻的沙砾,一直到1960年,水深还有八九米,水面超过20亩,水质甘甜如饴。后来修水库、乱打井,愣是把存活了上万年的月牙泉整得快没了气儿。1985年,泉水瘦得只剩下6.9亩,泉中一道沙梁窄窄“面世”,月牙儿不再,就好比掰碎的两小块煎饼扔在那里。

于是,开始补水。专家们从月牙泉西部的党河、东部的

事情。我先看了看两边:左手边是马路,右手边是小区的围墙;我又向前走了几十米,再向后走了几十米,反复查看了,这里是没有第二棵桑树的。

我明白了,这是一棵落单的苗儿。这让我想起了自己,小时候,出门玩耍,在欢快地欣赏外面世界的同时,冷不防会在某一时间段,某一处所小憩,某一场地玩乐,由此而走离母亲的视野范围,但玩过一段时间,照样都能回到母亲的身旁,最后的放飞,一定是自己成人以后。但小桑树还未成材,小桑树的母亲呢?

我知道,许多植物是飞花播种的,比如蒲公英、飞蓬草,或者

瓶的,立即脱手。他们个个脚头飞快,一奔到住院部户外入口内侧,又都调换上笃悠悠的样子。通常,他们不会太过殷勤地为齐总拉开车门。

领口有丝巾的齐总下车,朝背人视线处指点,大家速速而去。齐总抱了下车,接着,人手有了张百元。将钱塞好,受者也以抱拳致谢。宾主无声,全套秒成。每回领小费前,总有位戴眼镜的保安被硬揪过来,最终还是跑了。队长说,随他吧,赤佬档子高煞了。齐总笑笑,手有OK。

据齐总观察,这批保安清一色是本地成年下岗者。作为未能胜出一筹而又颇懂世故的男人,他们的江湖智商强过不少人五六的主。

在医院碰见,齐总爱找我聊聊。那日,他邀我去楼外走走,说,每四五个,他会梦回从前一次,总被冷汗激醒。何谓从前?

30多年前,齐家生意尚未出省,那次大哥让齐总去几家山区客户讨要久拖的应收款。为弱化追债味道,齐总独驾面包车,搭载了成系列的升级产品,像是前去新品推介。开了四五个小时山路,在休息区松快后,车停着,齐总在座位上弹拨吉他解乏。

那天天下着大雨,为躲避突然转弯而来的大货车,面包车侧翻了,滑行几米,被一个水泥墩子抵住,幸免坠落深涧。齐总右腿挫伤,连人带车,被前方那家企业派员拖走。驾驶系统很快修好,车身的瘪陷一时难修。齐总腿部做包扎时,要求给脚踝活动留下余地。

晚饭迟了,主客入座食堂隔间,席面就一道石锅松茸炖鸡,配软饼,另为

31.73亩。现在,月牙泉的芦苇、水草、花儿,叶绿花红,活得挺好。粉白的芦苇花儿如一条围脖,缠绕在建筑群脚下的泉边,柳树、柏树沿着泉水蔓延开来,郁郁葱葱,不知名的胭脂红小花躲在茂密的树下成片地放飞自我;泉中,铁背鱼日光下如游无影之中,仔细看,水太清,它便如浮空中。

月牙泉的参观者也纷至沓来,其实它在汉代就是网红打卡地。你想想,那时没有手机、微信,全靠口耳相传,它的知名度远不及今天的高。当行者爬

杨树、柳树等,可桑树不是呀。桑树可以用枝条扦插,也可以是成熟的桑葚籽落地后发芽、出苗。但此处是马路边、香樟树下,不会有人特意来扦插或播种的,我这样想着。

此时是午后三点,烈日如灼,气温很高,人站久了,眼前有点迷离,热汗自会淋漓。

小桑树的枝干很细,根还没有扎深,我担忧起小桑树的能耐了。但转念一想,小桑树既然能够长在这里,肯定能吃苦,也能有独立、自立的精神。当然,我也期望有人照顾好它。我也相信自己的判断:大桑树一定在小桑树的不远处。

风吹了过来,好像是从围墙

人淡泊超脱的襟怀。

丘为另一首五言诗《题农父庐舍》,写春日农事,语言平实朴素,但它生动地展现了田园生活。开头两句“东风何时至?已绿湖上山。”不禁使我们想起宋代王安石的名句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。这两个“绿”字,都是属于古汉语中形容词用作动词的使动用法,这使语句更显精炼生动。末两句“薄暮饭牛罢,归来还闭关”这和王维的《渭川田家》风格十分相近。他的《左掖梨花》乃五言绝句。“左掖”指唐代的门下省,因在皇宫东侧,故称左掖。这首诗对梨花色泽和香气的描写真是匠心独运:“冷艳全欺雪,余香乍入衣。”写梨花的白色,构思新颖别致,为突出它的洁白,用了这个“欺”字,就是突出梨花的洁白压倒雪花;它的幽香忽然进入了衣袖。读到此句时,也不禁联想到在他之后李清照的《醉花阴》的“有暗香盈袖”句,虽隔了一个朝代,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的这些五言诗,文笔精淡,意蕴淡雅,富有幽趣。

丘为是浙江嘉兴人,晚年归隐。他有诗集,但已失传。现存世之作仅十余首。虽数量不多,但留世的五言古体和律诗,显现了盛唐山水田园诗歌的主流形式,语言简洁,情怀恬淡,意境高远。我想他的长寿,也许和他的淡泊超脱、胸怀旷达有关。

齐总做了一碗红糖姜茶。厂主说,钱真的还不了。齐总说,那我留下等吧,反正腿也伤了。见齐总在吃药丸,厂主用馒头把纸药盒捡过来,一看是止痛药,说,既然你出门都带把吉他,今晚给大家弹唱三曲,大哥就结三分之一款子给你。不开心的事,开开心心解决,可好?齐总说,我给你唱九支好了,完事带着全部应收款走人,去下一处。衣襟湿透,齐总脱光外衣,抚琴试音。

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》是第六支歌,伤口疼得唱不成句,齐总仍想完成。

厂主说,拿三分之一钱走人吧,你就是唱死,账上就这点钱。

午夜,山里漆黑,雨仍在下。齐总被搀扶着走向面包车,见一车货早被卸空。这批新产品的价值,大过手里这张支票的数字,齐总戳心到想哭。厂主把齐总扶上车,说,还真心怕你的伤腿踩不稳刹车呢。有人拉开副驾驶门,朝车里扔了一对带毛的风干山鸡,鸡毛上的雨水溅在齐总脸上。厂主说,不能叫你白唱,两只鸡,算大哥的小费。

厂主没说错,齐总再

过沙山,蓝天下突然看见这样的一泓清水,形如新月,其人大喜过望,手舞足蹈,真是非跌足而趋、引吭而歌不足以释放喜癫之情状!

月牙泉对面的鸣沙山,成天游客如织,脚印如海,山顶居然还有沙地摩托!如此这般,经年累月,会不会沙渐圯、山渐塌,逐渐把泉儿填满?不用担心,月牙泉周围的山及当地的地形,因地势关系,每当风来,沙子不往山下,而是往山上流动,当地人称“沙不填泉”。你说神奇不神奇!

## 唐代长寿诗人丘为

周丹枫



次发生了车祸。颈部正面缝合两道,各10针。齐总说,当时倒并不怜惜自己,心里只有未能成事的窝囊。就是这次在山里,他深刻领教了小费两字。很多年后定居上海,齐总始终以丝巾遮掩疤痕,香飘而无奈。

一段时间没见,那天齐总在电话里说,做胃镜,又去了那家医院。有人对他给保安小费不满,说他在捞上等人的感觉,把小费也炒高了。齐总说,他根本不在乎此类闲话,但千万别小看了这拨保安,人家未必把钱看得天大。齐总甚至猜疑,保安们会不会以为他这人热衷摆阔,便将计就计为他跑回龙套?既谢他的好意,彼此又开心一把。

我说,你的意思,是他们在成全你?齐总说,如果都这么应手,阿拉头很晕的。

## 旅游